

孟子注疏

一
孟
六
冊
孟

孟子注疏卷三上

漢趙氏注 宋孫奭音義并疏

公孫丑章句上

四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

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

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

謂君國當以仁義爲首也既以仁義爲首然後其政

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

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目爲篇題不亦宜乎故

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爲此篇之題也此篇

凡二十有三章自趙氏分之遂爲上下卷據此上卷

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擴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思。勿爲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分說。**注**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改爲賈孫氏。故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爲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爲展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爲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著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爲孟子弟子明矣。經曰。弟子之惑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

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四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

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子誠

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注**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

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

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注**曾西曾

子之孫蹙然猶蹙蹙也先子曾子也子路在四友故曾

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

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注**艷然慍怒色也何

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注]

曾西荅或

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耻見比之之甚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注]

孟子心狹曾西曾

西尚不欲爲管仲。而子爲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注]

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道。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

如此尚不可以爲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注]

孟子言以

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及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爲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爲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
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
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
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圖]**紂得高宗餘化。又
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
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
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圖]**齊人諺言
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三農時
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
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

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注]**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土民人足矣。不更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注]**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注]**倒懸喻困

苦也。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

行之易也。

音義

復扶又切。下同。蹇子六切。蹇同。蹇子亦切。艸丁音勃。張音拂。何曾丁音憎。則也。

乃也。愠于問切。帥音率。重直用切。爲干僞切。注及後章

非爲皆同。與音餘。下法與聞與同。與皆同。以齊王之王。

張于况切。云此字既多。可以義詳。由丁云義當作猶。如

也。古字借用耳。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易以鼓切。朝

音潮。隔丁隔歷二音。輔相息亮切。丁本作押。音甲。廣雅

云輔也。義與夾同。鐵或作茲。音同。辟音闢。郵丁音尤。今

之驛。正義曰。此章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

也。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公孫丑

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者。公孫

丑問孟子言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國。則管仲晏子佐桓

景二霸之功。寧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嬰

也。夷吾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

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子實

齊國之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止矣。孟子答之以此

者。其意蓋謂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

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西。曾西。曾子之孫也。而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乃蹙蹠而言曰。我先子曾子所敬畏者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者。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爲賢。曾西乃艷然慍怒而不悅。曰。爾何以乃比我於管仲爲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爲仲父。貴戚不敢爲之妬。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爲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爲霸者而已。而其功烈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比我於是之甚焉。功烈者。蓋致力以爲功。成業以爲烈。言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爲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爲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爲貴也。不以霸者之佐爲貴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爲也。而子以爲我願比之乎。云云者。指公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者。孟

子言管仲以佐其君爲霸。晏子以佐其君而顯名。管仲
晏子猶若不足爲耳。言我能佐齊國之大而行王道爲
王。其易則若反覆手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
言此。蓋譏管晏二子不能致君行王道耳。曰若是則弟
子之惑滋甚者。公孫丑不曉孟子意在譏管晏二子但
爲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則弟子之蔽惑益
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爲孟子弟子也。且以文王
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
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言今
且以文王之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微。加之百年之久
而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浹洽其德。及武王
周公繼續之。然後德化大行。爲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
若反手之易。是則文王不足以爲之法與。曰文王何可
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
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
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可當也。言自湯至於武丁。其
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化被民也久。恩澤漸人
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固以久而難變也。是以武
丁朝諸侯而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易也。武丁高宗也。
云六七作。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等是也。紂之去武丁

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自殷紂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數者。皆是賢人。相與同輔相其紂。故紂之失亾。亦至久而後失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爲紂之臣。然而如此。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爲王。是以難。而不若武丁之易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者。孟子又言齊國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才。亦不入乘其富貴之勢。雖有田器如耒耜之屬。亦不如乘三時農務之際也。蓋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鎡基田器之利也。言人雖有智慧之才。然非乘富貴之勢。則智慧之才有所不運。比之齊國。則今時易以行王道者也。故曰。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至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治其封畿。皆方千里。未有過千里之地者也。而齊國今有其地。亦得其千里。雖鳴狗吠相聞。而廣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特有千里之地而已。其間雖犬相聞。而又有其民相望而衆多也。如此土地。亦以足矣。故不待更廣。

闢其土地矣。民人亦以足矣。又不待聚集其民人矣。卽行仁爲政而王之人莫能禦止之也。且王者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者。孟子又言。且王者之不興作。未有如疏於此時者也。而民人憔悴困苦於暴虐之政。又未有如極甚於此時者也。似若飢餓者食易爲美。渴者飲易爲甘矣。故孔子有云。其德化之流行。其速疾又過於置郵而傳書命也。郵。釋名云。境上舍也。又云。官名。督郵。王諸縣。罰負說文曰。境上行書舍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者。孟子又言。當今齊國之時。爲萬乘之國。行仁政而及民。則民皆喜悅之。如得解其倒懸之索也。云倒懸者。喻其困苦之如此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者。孟子又言。故於當此之時。其施恩惠之事。但半於古人。其成治功亦必倍過於古人矣。故曰。惟此當今齊國之時。爲能如是也。○管夷吾晏嬰。正義曰。管仲齊之相也。案左傳。魯莊公九年。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使相可也。杜注云。堂阜。齊地。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又云。高。侯。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

理政事才多於高敬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注云。諡爲平。諡法曰。法治清省曰平。案左傳文知之。是晏桓子之子也。相齊景公。**注**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正義曰。曾西爲曾子之孫者。經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是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卽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其他經傳未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國人也。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玃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云。蹙然猶蹙蹙者。語云。蹙蹙如也。馬注云。蹙蹙。恭敬之貌。**注**艷然慍怒之色。○正義曰。釋云。艷。不悅也。字從弗色。是知卽慍怒之色也。**注**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安國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始號爲高宗。云。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卽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卽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

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已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己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于囂。丁崩。弟外壬立。王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興。甲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興。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興。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爲高宗。是也。**注**云。鉷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曰。釋名云。鉷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注**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隨時修之。信公二十年云。凡啟塞從時是也。又案七月之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注**云。三之日。夏之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耕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

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

[注]

加猶居也。丑問孟子如使

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有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恐懼之。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注]

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

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

[注]

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過孟賁。賁勇士也。

孟子勇於德。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

[注]

孟子言是

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

乎。

[注]

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

[注]

孟子欲爲言之。北

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
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
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

黜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逃避
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捶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
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
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孟施舍之所養
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
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

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